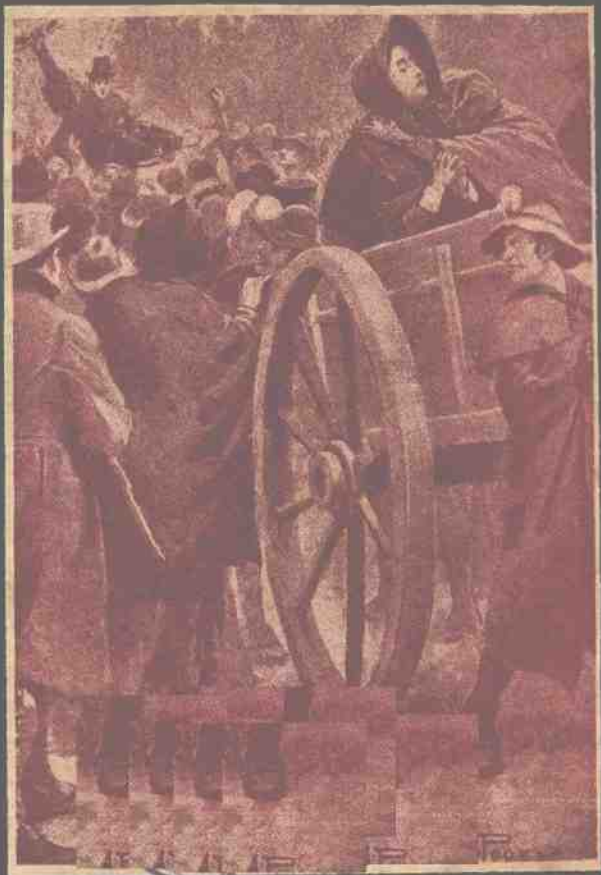


G. 艾麗奧特著

張畢來譯



德比·丹亞

德比·丹亞

著 特奧麗艾·G

譯 永 華 張

上





特奧麗艾·G：者作

總目

亞丹·比德

上冊：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下冊：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

尾聲

附錄：

作者傳略

校後記

一

二五五

三六五

四三一

五四五

七〇三

八〇三

八〇九

八一三

上冊目錄

第一部

第一章	作坊	一
第二章	宣教	一四
第三章	宣教之後	四三
第四章	家庭及其悲哀	五二
第五章	教區長	七四
第六章	府第農莊	九八
第七章	牛奶場	一八
第八章	一項天職	二七
第九章	赫蒂的世界	一三九
第十章	訂娜拜訪麗絲碧司	一五〇
第十一章	在茅屋裏	一六七
第十二章	在樹林中	一七九

第一章 作坊

埃及魔術家，只用簡簡單單的一滴墨水當面鏡子，把過往的無邊弗屆的幻象，顯露給任何一個偶然到來的人看。讀者諸君啊！這就是我要告訴君做的事。我將用我筆尖上的這滴墨水，把住在乾草披村的木匠兼房屋建築承包人的約瑟單·柏澤先生那間寬大的作坊，寫給你們看，這是牠在耶穌紀元一七九九年六月十八日那天上的情形。

下午的太陽，溫暖地照在那裏的五個工人的身上，他們正忙於做門，做窗架，做壁板。開着的門的外面，堆得像帳篷一樣的窄板堆裏，發出一種松木香味，這香味，和一種接骨木的香味，混在一起，那些接骨木正把牠們那夏天的雪一般的花枝伸展着，逼近對面那扇開着的窗子；斜陽的光綫，照穿那些在堅定的鉋子面前飛舞着的透明的屑片，也把那些靠牆壁立着的橡木底板上的精緻的雕紋，照得明明白白。

一條毛髮蓬鬆的灰色牧羊狗，便在一堆柔饒的屑片上，替自己做了一個安適的窩，躺在那裏，鼻子放在兩隻前爪之間，時不時皺一皺眉頭，向五個工人中最高的那一個瞟一眼，這人正在一個木製的壁爐檯面的中心處，雕刻着一個桶形。一陣雄壯的上低音的歌聲，便是這個工人的，這聲音高出於鉋子和鐵錘的聲響之上，唱着，——

「醒來呀，我的朋友，和太陽一道

把你那職務的逐日歷程來跑；

把那沒精打采的懶惰抖掉——」

唱到這裏，因為工作土需要一種集中注意力的手工，那響亮的聲音便退下去，變成一種低聲的口哨；不過，不久又以一種更新了的精力突破出來，

「你一切談話呀，必須誠懇，

要像晴朗的中午一般呀，你的良心。」

這樣的聲音，只能從一個寬闊的胸膛裏發出來，而這個寬闊的胸膛屬於一位骨格粗大、肌肉發達的男人，他高近六尺，有一個那麼平坦的後背，一個安放得那麼均衡中正的頭，每當他直立着身子，把他的工作拿得更遠一點加以檢查的時候，他那神氣，就活像一名稍息着的士兵。捲到手肘以上的衣袖，讓一隻很可以奪獲體力獻技的錦標的手臂露出；而那隻長而柔軟靈活的手，有着寬大的指尖，看那樣子，做起精工來，是勝任愉快的。

就他那高大而堅壯的身軀而論，亞丹·比德是一個撒克遜種，取名亞丹，真是名符其實；但是，那襯着淡色的工帽而愈覺顯著的深黑頭髮，以及從兩道輪廓清楚、卓越而又靈動的眉毛之下射出光輝來的黑色眼睛的銳利目光，卻表明他是一個也有着克爾特血統的混合種。面孔寬大，修得不甚講

● 此處指舊約中所述的人類始祖亞丹。

究，當着寧靜的時候，這面孔的美麗，正如那些性情溫良、爲人誠實的智識分子的面容所有的那種美觀一樣。

一眼就看得清楚，其次的一個工人，便是亞丹的弟弟。他和亞丹差不多一樣地高大；有着同樣的體格，同樣的髮色和姿容；但是，血族相似的力量，似乎只有把二人在身體和面孔雙方的表情的顯然不同的地方，反而弄得更爲明顯而已。

塞司那寬大的雙肩，略爲有點兒駝；他那雙眼睛是灰色的；他那雙眉毛，比起他哥哥的來，卓絕不及而寧靜過之；他的目光，不是銳利的，而是易于相信人的，親切的。他已經拋開了他的工帽，於是你可以看見，他的頭髮並不像亞丹的那樣厚，那樣直，而是稀疏的，起波紋的，使你能够把額上那極其顯著的冠狀拱骨的正確輪廓辨識出來。

一般懶惰的流丐，總覺得他們隨時都有把握從塞司討到一個銅板；他們卻很少向亞丹開口討錢。工具聲與亞丹的歌聲的合奏，最後終於給塞司的話打破了，這時，他正把他一直專心地做着的那扇門抬起來，把牠靠牆壁豎着，同時說，——

「瞧！我這扇門今天總算做好了。」

工人們都抬起頭來看；吉姆·索爾特，一個魯莽的紅頭髮男子，大家都叫他赤髮吉姆的，停止了鉋板工作，亞丹則帶着一種充滿了驚異的銳利目光，向塞司說，——

「怎麼！你以爲那扇門已經做好了嗎？」

「呃，當然，」塞司也以驚異回報，同時說，「還有什麼要做的呢？」

從另外那三個工人發出來的一陣高聲的狂笑，使得塞司迷惑地四望。亞丹並沒有參加狂笑，不過，他臉上也浮出一個淺淺的微笑，這時，他用比前更為柔和的聲調說道，——

「喂，你忘了嵌板呀。」

當塞司把雙手輕輕地拍着頭，羞得連眉毛和頭蓋都紅透了的時候，那陣狂笑又重新爆發出來。

「荷哈！」一個短小而懶散的傢伙叫拿呂·倍恩的叫了起來，同時跑上前來，一手抓住那扇門。

「我們要把這扇門掛在作坊的那一頭，而且在上面寫着：『塞司·比德，美以美教徒，氏之作品。』來，吉姆，把紅筆借我們用一用。」

「胡說！」亞丹說。「放手吧，倍恩·克郎納琪。你自家有一天或許也會弄出這樣的錯誤來的；那時，你會把你另外那半張嘴巴笑落呢。」

「如果我有那樣的一天，你捉住我，亞丹。要我腦袋裏裝滿美以美教義，那還早呢！」倍恩說。

「的確沒有美以美教義在你腦袋裏，只是你腦袋裏常常裝滿了酒，那倒來得更糟糕呀！」

但是，這時倍恩已經把紅筆拿到手裏，而且正要開始寫他的題辭——他先用一種預備的姿勢，在空中寫了一個想象的「六」字。

「放手吧！好嗎？」亞丹叫起來了，同時，他放下他的工具，大踏步向倍恩走來，一把抓住他的右肩膀。「放手，不然，我便要從你身上把魂魄都給你搖出來。」

倍恩在亞丹的鐵也似的掌握中搖擺，但是，像他這樣一個無所畏懼的小傢伙，是決不打算讓步的。他用他的左手，從他那不能為力了的右手中，把毛筆攪了過來，而且做了一個姿勢，好像他一定非用左手完成他那題字的偉業不可。在這一剎那之間，亞丹已經把他扭轉過身來，再捉住他另外那一隻肩膀，並且推着他走過去，把他抵着牆壁按住。但是，這時塞司說道，——

「算了吧！亞底，●算了吧。倍恩不過開開玩笑罷了。何況，他嘲笑我也是對的，——我自己也禁不住要笑自己呢。」

「我決不放鬆他，除非他答應放手那扇門，」亞丹說。

「好呀，倍恩，伙計，」塞司用一種規勸的聲調說，「不要讓我們為這事吵打吧。你知道，亞丹是不達目的不收手的。你要和他爭，真和在窄巷子裏把運貨馬車拉轉身來一樣困難呢。你說吧，說你將放手那扇門罷，這樣便好把這樁事結束了。」

「我是決不怕亞丹的，」倍恩說，「不過，塞司，因了你的請求，我聲明放手牠，倒也未嘗不可。」

「好呀，你這樣做倒是聰明的，倍恩。」亞丹說着，笑了，同時放鬆了他的掌握。

現在，他們都回到自己的工作上了；不過，韋呂·倍恩既然在體力鬥爭上倒了霉，便一心想在譏諷方面成功，來報復這種侮辱。

「塞司，你忘了做嵌板的時候，」他開始說了，——「你想着的，究竟是那一樁呀：是那宣教士的漂亮面孔呢？或者，是她所宣的教義？」

「你去聽聽她宣教罷，倍恩，」塞司好心好意地說；「她今晚就要在青草坪宣教。聽了之後，也許你自己也會得到一點什麼東西來思想思想呢，那你就不会老是只有你那麼愛唱的那些糟糕歌兒好唱了。你還可能因此發生宗教熱情，那麼，那便是你從來沒有得到過的、一天中的最好的收穫了。」

「要弄到手這一套，時間還早呀，塞司；當我要討老婆成家時候，我再來想這些東西；單身漢是不不要這種沉重的收穫的。也許我將要把信教和求婚同時進行，像你所做的那樣，塞司；不過，你該不甘心我皈依宗教，插入你和那漂亮的宣教士兩人中間，而且把她帶走罷？」

「這種擔心是不必的啊，倍恩；她不是我或你所能爭得的，我懷疑。你只消去聽聽她宣教，以後，你便不會再輕狂地議論她了。」

「好，今晚我也有一半想瞧瞧她呢，如果我在冬青林^⑤找不到好伙伴一起喝酒的話。她要講的內容如何呢？塞司，假使我趕不上時間，沒有聽到的話，也許你能轉告我吧。希望趕上罷，我們跑去要看的是什麼呢？難道就只是一位女先知麼？不，我對你說，不僅僅是一個女先知啊，——還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年青女郎呢。」

「得啦，倍恩，」亞丹頗為嚴厲地說，「你把聖經的教訓拋下不管了；你現在跑得太遠了呢。」

⑤ 酒店名。

「怎麼樣？你也在轉變了麼，亞丹？我想，在不久以前，你還拚命地反對過女人宣教呢。」

「不，我本沒有向什麼方向轉變。我也從沒有說到關於女人宣教的事；我說的是，你放下聖經不管了，你却弄到手一本笑經，不是嗎，你把牠看得很寶貴，你拿牠來誇耀。好罷，用你那骯髒的手指抓住牠罷。」

「好，你正也要變成像塞司一樣的大聖徒了呀！我想，你今晚一定還要去聽宣教呢。你還會去領導着唱詩歌，唱得非常好呢。不過，我不知道，依爾文牧師看到他所最喜歡的亞丹·比德變成了美以美教徒，他將要怎樣說呢？」

「你自己不必爲我擔憂罷，倍恩。我不會變成美以美教徒的，正像你也不會一樣——不過，你將要變成某種更壞的東西，那却是很可能的。依爾文長老有腦筋，不會無聊到去干預人們在宗教信仰方面喜歡做的行爲。正像他不只一次地對我說過的那樣，他以為，這是人們自己和上帝之間的事呢。」

「呃，呃，雖說如此，他可決不會很喜歡你們那些反國教教徒罷。」

「也許是的；我也決不會很喜歡約希·塔特的濃麥酒，不過，你要用他的酒來把你自己培養成一個傻瓜，我却不來妨害你呀。」

聽到亞丹這反攻擊，大家笑起來了，但是，塞司卻很嚴肅地說，——

「不，不，亞底，你切不可把任何人的宗教熱情當作濃麥酒一樣的東西看呀。你總不相信，其實反國教教徒和美以美教徒正同正教徒一樣，也都各有其信仰的基礎呢。」

「不，塞司，老弟；我決不是愛嘲笑什麼人的宗教熱情的人。讓人們遵從自己的良心，這便是我的全部主張。我只不過是這樣想：如果他們的良心能够使他們靜靜地停留在教堂中，那一定更好一點——在那裏，需要學習的東西多着呢。而且，天下還有着一些屬於精神以外的事物；在這個世界裏，我們除了福音而外，還得有着某些東西的啊。看看那些運河，那些水道，還有那些煤坑機以及在克朗福河上的亞克雷特氏水磨坊；一個人，除了福音之外，還得學一點別的無論什麼，好替自己製造實用東西，我以為。但是，如果只是去聽一些宣教士的宣教，那你就會以為，一個人必須一生無所事事，只消把他的眼睛緊閉着去觀察他的內心的活動就行了。我也知道，一個人在他的心靈之中，必須有着上帝的愛，而聖經也就是上帝的教訓。但是，聖經說的是些什麼呢？呃，牠說，上帝把他的精神注入工人身上，要他去建築房屋，要他去從事一切雕刻精工以及那些需要好手藝來做的東西。這就是我對於牠的看法：無論在什麼東西裏，也無論在什麼時候——禮拜天也好，其餘的六天也好——上帝的精神無往而不在，它存在於那些偉大的事業與發明中，在算學裏，在力學裏。而上帝借我們的腦和手來幫助我們，正如借我們的靈魂來幫助我們一樣；如果一個人在工作的時間之中抽出一部份來做出一些東西——例如替他的老婆起一個麵包烘爐，省得她跑麵包店，或者挖挖菜園裏的一小塊土地，使本來生產一只紅薯的地方，生出兩只來，拿這和他跟在某個宣教師的後面跑，不斷祈禱着，哀歎着的生活一比，他實在做了更多的好事，却也一樣地接近上帝呢。」

「說得好呀，亞丹！」赤髮吉姆說，當亞丹說着這些話的時候，他正停下了鉋板的工作，好把木

板換過地位來飽；「這是我許久以來所聽到的最妙的一番訓詞呢。我的老婆苦纏着我，要我今年替她起一個烘爐，就是根據你這一套話呢。」

「你的話裏面，是有道理的，亞丹，塞司鄭重地說。『但是，你自己也知道，使得許多懶漢變成勤快人的，正是你所非議的聽宣教士宣教的那種行為啊。使得麥酒店都空了的，也正是這些宣教士啊；而且，如果一個人有了宗教熱情，他決不會因而反把他的工作做得更壞呀。』」

「只是，他有時難免把門窗的嵌板忘掉罷了，塞司，是麼？」章呂·倍恩說。

「呀，倍恩，你總是嘲弄我，好像你可以靠嘲弄我為生似的。其實，這是怪不了宗教熱情的；應該怪塞司·比德，因為他老是一個呆想的傢伙，而宗教熱情不會把他醫好，倒是更可嘆息的事呢。」

「莫介意我吧，塞司，章呂·倍恩說，『忘掉嵌板，或者沒有忘掉嵌板，有什麼關係呢？你到底是一個直爽的好心人啊；你對每次小小的開玩笑，並不把鬚毛豎起來，像你的某位親人那樣，他也許比你更聰明罷。』」

「塞司，老弟，亞丹說，根本不去留心攻擊他自己的那些謾話，『你不要以為我存心不良。我剛才所說的，並不指你。一些人對萬事萬物有着一種看法，而另一些人也有着另一種看法呢。』」

「不，不，亞底，你對我絲毫沒有存不良之心，塞司說，『這，我很了解。你就像你那條狗兒吉卜一樣，——你有時向我狂吠一陣，但是，往後你總又來舐我的手的。』」

大家都在靜默中做了一會的工作，直到教堂的鐘開始打六點的時候。鐘敲第一下的聲音還沒有完

全消逝，赤髮吉姆已經鬆了他的鉋子，用手去取他的短衣了；韋呂·倍恩剛剛把一顆螺釘旋進去了一半，鐘聲一響，也就算了，快把他的螺釘旋子放進他的工具籃裏去；麻姆·塔夫特，他很忠實於他的大名，在前面這一番談話中，他都一直保守着沉默，他這時正要把他的鐵鏈拿起來，鐘聲一響，也立刻仍然把牠拋下了；連塞司也伸直了他的背，伸出手正要去取他的工帽。只有亞丹一個人，還繼續着他的工作，好像沒有什麼事發生一樣。但是，一察覺他們的工具都已中止活動，他便抬頭一看，並且用一種憤慨的聲調說，——

「瞧呀，現在鐘剛剛開始敲，大家便馬上那樣地拋掉了自己的工具，好像對於自己的工作一點也不會發生趣味，而且生怕多做上一忽兒的工作似的，看到這情形，真使我忍耐不下去了。」

塞司的樣子，看去似乎有點兒自覺不安了，開始延緩他離開的準備，可是，麻姆·塔夫特却打破了沈寂，說道，——

「呃，呃，亞丹伙計，你說話竟像一個小毛頭兒呢。當你像我一樣是四十六歲，而不是二十六歲的時候，你便不會如此熱心於沒有報酬的工作了啊。」

「胡說，」亞丹說，這時他還生着氣；「這與年齡有什麼相干呢？我真不知道。我想，你現在也還沒有老硬呀。我最痛恨一個人當鐘聲還沒有好好地響完，便像給槍射中了一般地把手臂垂下，似乎他對於自己的工作，從來沒有感到一點兒驕傲和興趣似的。就是磨石羅，你放鬆了牠之後，牠也還自

動地多轉幾下呢。」

「胡說八道呀，亞丹，」韋呂·倍恩叫起來了。「莫管別人吧，行嗎？不久以前，你還在責罵宣教師們呢，——現在，你自家也十分喜歡宣教呀。你不妨更喜歡工作而不太喜歡玩，可是，我却更喜歡玩而不太喜歡工作呢；那於你很適合——它還留着更多的等着你做呢。」

韋呂·倍恩說着這番退場白，這，他認為很有効力，便把他的籃子放在肩上，離開作坊了，麻姆·塔夫特和赤髮吉姆緊緊地跟上他，也離開了。塞司徘徊着，機敏地看看亞丹，他好像料到亞丹要對他說些什麼話似的。

「你得在去聽宣教之前，先回家一趟麼？」亞丹抬起頭來看看他問。

「不；我曾經把我的帽子和其他的東西放在韋爾·瑪司寢室的案裏。回家之前，得先去把牠們拿來。也許我還得送汀娜·莫呂司安全回家，如果她希望這樣。勃艾色家沒有誰陪伴她來呢，你知道。」

「那我就告訴媽媽不必等你了，」亞丹說。

「你自己今天夜裏也不到勃艾色家去麼？」塞司怯生生地說，說着轉過身子要離開作坊了。

「不，我要到學校裏去。」

直到現在為止，吉卜都一直躺在牠那舒服的窩裏，當牠眼見其他的工人都離開了的時候，也只是抬起牠的頭來，更仔細地注視着亞丹而已。但是，當亞丹把他的界尺放進衣袋裏去，而且開始把他的

圍裙捲上腰部時，吉卜立刻跑上前來，帶着一種耐心的期望神情，抬頭看着牠主人的面孔。如果吉卜有着一根尾巴的話，牠毫無疑問要把尾巴搖搖了，但是，因為缺少這一個表現情緒的器官，牠便像許多高雅的貴人一樣，決定表現得更為冷淡一點，不像牠的天性要牠做的那樣。

「怎樣？準備好把簍子拿來麼，呃，吉卜？」亞丹用他向塞司說話時所用的那種溫柔聲調說。

吉卜跳起來，發出一聲短叫，好像是說：「當然呀。」可憐的東西，牠沒有一種更寬廣的表情方法啊。

那簍子，就是在工作日用以盛亞丹和塞司的午餐的那一只；那些夾在儀仗隊中走着的官吏，其中也沒有誰的神情比吉卜咬着牠的簍子，在牠的主人後脚疾跑時，更為斷然決然地不理睬一切熟識的朋友的。

離開作坊時，亞丹把門鎖好，把鑰匙取出來，並把牠帶着走到木料場對面的那所房子去。那是一間矮小的房子，平滑的灰色草屋頂，淡黃色的牆壁，在暮色中看去，非常悅目，使人有快樂的感覺。鉛板裝成的窗子，光亮而清淨無疵，階石像退潮期的白圓石那樣地潔白。一個清潔的老婦人正站在階石上，穿着一套黑條花的亞麻布長衣，披着一張紅色毛巾，戴着一頂亞麻布帽子，正向着一羣身上有斑點的雞鴨說着話，這些家禽似乎是被一種想獲得一些冷紅薯或大麥的虛空的期望所吸引，正向她走來。老婦人的目光似乎很模糊了，因為一直當亞丹說話時，她這才認出他來，他說，——

「這是鑰匙，多麗；替我把牠放在屋子裏罷，好嗎？」